



文汇名译名著

罗亭 / 贵族之家

〔俄〕屠格涅夫 著
戴晓 译



A nest of gentry
Rudin

罗亭 \ 贵族之家

[俄] 屠格涅夫 著

戴 骢 译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罗亭 贵族之家 / (俄罗斯) 屠格涅夫著 ; 戴骢译 . —
上海 : 文汇出版社 , 2015.7

(文汇名译名著)

ISBN 978-7-5496-1395-3

I . ①罗… II . ①屠… ②戴… III . ①长篇小说—小说
集—俄罗斯—近代 IV . ① I512.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009323 号

主 编 / 桂国强

执行主编 / 张 衍

○文汇名译名著○

罗亭 贵族之家

作 者 / [俄] 屠格涅夫

译 者 / 戴 骢

责任编辑 / 戴 铮

特约编辑 / 徐明中

装帧设计 / 王 翔

出版发行 / **文汇** 出版社

上海市威海路755号

(邮政编码200041)

经 销 / 全国新华书店

排 版 / 上海欢乐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印刷装订 / 上海中华商务联合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 2015年7月第1版

印 次 / 2015年7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 890 × 1240 1/32

字 数 / 200千

印 张 / 10.375

书 号 / ISBN 978 - 7 - 5496 - 1395 - 3

定 价 / 40.00元

序

桂国强

经过编辑团队的不懈努力,汇集了国外优秀文学名著的《文汇名译名著》第一辑十卷本终于与广大读者见面了。欣慰之余,不由得想起一位学者曾经说过的一句话:“优秀的文学是全人类的。”确实,作为一家为诸多读者所喜爱的出版社,我们理应将各个时期、各个国家和民族最优秀的文学作品奉献给中国的读者,共享人类的精神财富。

我们之所以将丛书定名为《文汇名译名著》,在很大程度上是藉以表达我们对那些为翻译事业作出巨大贡献的翻译家由衷的敬意。我们认为,要让中国读者最精准地读懂、理解一部外国名著,尽享名著中精彩的故事情节、场景描写、优美意境……如果没有翻译家高超的翻译水准和忘我的工作状态,那无疑是不可思议的。屈指数来,在中国,举凡在读者中影响巨大、脍炙人口的外国文学名著,几乎每一部都倾注着翻译家们的汗水与智慧!

《文汇名译名著》丛书是一个开放的系列,我们将不定期、规模化地推出由我国著名翻译家翻译的包括英语、法语、德语、俄语、西班牙语、日语等各种语言、各个国家的文学名著,适时奉献给读者。在策划、组稿、编辑的过程中,得到了许多翻译家及其家属的热情指导与大力支持,在此,谨向他们表示深深的敬意和衷心的感谢!

是为序。

(作者为中国出版协会理事,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文汇出版社社长、总编辑、编审,本丛书主编)

Arthur
Heart of the gentry

罗亭
贵族之家
目次

罗亭 / 1

贵族之家 / 145

译后漫笔 / 325

罗 亭

那是一个恬静的夏晨。初阳已高悬在澄碧的天空，可田野里还闪烁着朝露，从刚刚睡醒不久的山谷里拂来阵阵幽香的凉风，在露珠犹泫、尚无喧声的树林里，只有早起的鸟雀在啁啾欢唱。坡势平缓的山坡上，到处都是刚刚扬花的黑麦，山坡顶上有个小小的村子。一个穿白色薄纱长裙、戴圆草帽、撑遮阳伞的少妇，正沿着狭窄的乡间小径向小村走去，一名小厮远远地跟随在她身后。

她款款地走着，像是在享受漫步的乐趣。周遭摇曳着高高的黑麦，长长的麦浪发出柔和的沙沙声，此起彼伏，时而泛出银绿色的波光，时而又幻化成淡红色的光影；云雀在高空流啾。少妇从她家的村庄出来，那个村庄离她正要去的小村不到一俄里^①。她名叫亚历山德拉·帕夫洛夫娜·利平娜，是个富孀，膝下没有子女，和她弟弟、退役骑兵上尉谢尔盖·帕夫雷奇·沃伦采夫住在一起。她弟弟没有妻室，替她管理田产。

亚历山德拉·帕夫洛夫娜走到村头一幢窳陋、低矮的农舍前，喊来小厮，让他进屋去问候女主人的病况。不一会儿，小厮便由一个胡子雪白、老态龙钟的农夫陪着走了出来。

“喂，她怎么样？”亚历山德拉·帕夫洛夫娜问。

“她还活着……”老头答道。

“可以进屋吗？”

“怎么不可以？可以。”

亚历山德拉·帕夫洛夫娜走进农舍。屋内又小，又烟，又闷……火炕上有人动了动，呻吟起来。亚历山德拉·帕夫洛夫娜打量了一下屋内，在昏暗中看到了一张老婆子满是皱纹的蜡黄的脸。老婆子包着

^① 一俄里合 1.06 公里。

方格头巾，齐胸盖着一件沉甸甸的粗呢大衣，压得她气都喘不过来，她无力地摊开两只枯瘦的手。

亚历山德拉·帕夫洛夫娜走到老婆子跟前，用手指按了按她的前额……额头烧得滚烫。

“马特廖娜，你觉得怎么样？”她俯下身去问炕上的老婆子。

“哎哟，”老婆子两眼盯着亚历山德拉·帕夫洛夫娜，呻吟了一声，“好太太，我不行了，不行了，眼看就要死了，亲爱的太太！”

“马特廖娜，上帝是慈悲的，你的病也许会好，我让人送来的药，你吃了吗？”

老婆子难受地哼哼着，没有回答。她没有听清问她的话。

“吃了。”站在门边的老头回答说。

亚历山德拉·帕夫洛夫娜掉过头去问他：

“除了你，她身边没有别人了？”

“还有个小姐，是她孙女，这丫头坐不住，老是要跑开，连给奶奶倒杯水都懒得做。我又老成这样，还能干什么？”

“要不要把她送到我的医院去？”

“不用！干吗送医院！送也罢，不送也罢，反正都是死。她活够了，明摆着上帝要召她去了。她已经下不了炕，哪里还送得了医院！只要扶她起来，就会送掉她的命。”

“哎唷，”老婆子呻吟着说，“我的好太太，我的美人儿，别撂下我那没爹没娘的小孙女不管，我们的东家老爷住得远，可你……”

老婆子没有力气再说下去了。

“你放心，”亚历山德拉·帕夫洛夫娜说，“我会照料她的。你瞧，我给你带来了茶叶，还带来了糖。想喝就喝吧……你们家茶炊总有吧？”她看了看老头，加补说。

“茶炊吗？我们家没有，可以想办法去借一个。”

“那你去借借看，要不，我派人给你送一个来。对了，关照你的小

孙女，别老是跑开。告诉她，这样做是可耻的。”

老头一句话也没有回答，伸出双手接过了糖和茶叶。

“好啦，马特廖娜，再见了，”亚历山德拉·帕夫洛夫娜说，“我还会来看你，别灰心，要按时吃药……”

老婆子稍微抬起头，凑近亚历山德拉·帕夫洛夫娜。

“太太，把你的手给我^①。”她含糊不清地说。

亚历山德拉·帕夫洛夫娜没有把手递给她，而是俯下身去吻了一下她的额头。

她转身离去时对老头说：“千万别忘了给她吃药，按处方上写的给……茶也要给她喝……”

老头仍然没有回答，只是鞠了个躬。

亚历山德拉·帕夫洛夫娜走出农舍，敞开胸怀吸了一口新鲜空气。她撑开遮阳伞，正想往家走，忽见屋角后驶出一辆低矮的两轮轻便马车，车上坐着一个三十来岁的男子，身穿一件灰色亚麻布旧大衣，头上戴着同样料子的制帽。那人一看到亚历山德拉·帕夫洛夫娜，立即勒住马，朝她转过脸来。他脸盘很大，没有血色，一对小眼睛呈灰白色，唇髭呈浅白色，这使他的脸和他衣服的色调很是相称。

“您好，”他打招呼说，带着懒洋洋的微笑，“请问，您来这儿有何贵干？”

“我来看望一个女病人……米哈伊洛·米哈伊雷奇，您这是从哪儿来？”

那个叫米哈伊洛·米哈伊雷奇的人，直盯着她的眼睛，又笑了笑。

“看望病人，”他继续说，“好，这是行善，可您把她收进医院岂不更好？”

“她太虚弱，动不得。”

① 俄俗，农奴见到主子，须吻主子的手。

“您是否打算停办您的医院？”

“停办？为什么？”

“没什么，随便问问。”

“奇怪，您脑袋里怎么会有这个想法？”

“因为您经常和拉松斯卡娅往来，我想，您不免受她影响。按她的说法，什么医院啦，学校啦，都是乱弹琴，花点子，于事无补。行善应当在私人间个别进行，教育也一样，因为这是涉及灵魂的事业……她好像是这么说的吧。不知她拾的是谁人的牙慧^①，我倒很想知道。”

亚历山德拉·帕夫洛夫娜莞尔一笑。

“达莉娅·拉松斯卡娅是个聪明人，我很喜欢她，也尊重她；然而孰能无过，她的话也不见得没有谬误，所以我并不句句都信。”

“您能够不听信她，太好了，”米哈伊洛·米哈伊雷奇说，仍然没有下车，“因为她本人对自己说的话也并不相信。噢，遇见您，我很高兴。”

“为什么？”

“问得好！言下之意好像我并非每回见到您都感到高兴似的！您今天就像这个早晨一样明媚可爱。”

亚历山德拉·帕夫洛夫娜又莞尔一笑。

“您笑什么？”

“笑什么？要是您能看到您在说这番恭维话时那副没精打采冷冰冰的尊容就好了！我真奇怪，您说最后一个字时怎么没打哈欠。”

“冷冰冰的样子……您呀，就喜欢热火朝天；可火毫无用处。烧了一阵，冒一阵烟，就熄灭了。”

“火能使人温暖。”亚历山德拉·帕夫洛夫娜说。

“是啊……可火也能把人烧伤。”

① 果戈理在其《与友人通信集》中反对农村办学，反对办慈善机关、养老院及孤儿院，力主私人助贫，从事私人慈善事业，故此处是指拉松斯卡娅附和果戈理的见解。

“烧伤算得了什么！不过皮肉之苦罢了。无论如何，总比……”

“好，哪一天把您烧个痛快，且看您怎么说。”米哈伊洛·米哈伊雷奇不以为然地打断她的话，用缰绳抽了马一下，“再见！”

“米哈伊洛·米哈伊雷奇，请等等！”亚历山德拉·帕夫洛夫娜喊道，“您什么时候到我家来？”

“明天，请代为问候令弟。”

轻便马车扬长而去。

亚历山德拉·帕夫洛夫娜望着米哈伊洛·米哈伊雷奇的背影，心里想：

“活像个布袋！”他弓着背，满身尘土，便帽戴在后脑勺上，一绺绺黄发蓬乱地戳出在便帽外边，活脱是个大面粉袋。

亚历山德拉·帕夫洛夫娜缓步走回家去，双眼望着地。忽听近处响起哞哞的蹄声，她停下脚步，抬起头……原来她弟弟骑马接她来了；弟弟身旁走着一个人材不高的年轻人，身穿薄料子斜襟外套，衣襟敞开着，系一根薄料子领带，戴一顶薄料子灰色礼帽，手里拿着根手杖。他隔得老远就朝亚历山德拉·帕夫洛夫娜微笑，尽管明明看到她正低着头在想心事，根本就不会注意到他。来人一见她停下来，马上迎上前去，快活地、几乎是温情脉脉地说：

“您好，亚历山德拉·帕夫洛夫娜，您好！”

“啊！是您，康斯坦丁·季奥米德奇，您好！”她回答说，“您从达莉娅·米哈伊洛夫娜^①那儿来吧？”

“是的，夫人，是的，”年轻人春风满面地回答，“从达莉娅·米哈伊洛夫娜那儿来，达莉娅·米哈伊洛夫娜吩咐我来见您；我宁愿步行到府上……这么美好的早晨，而且总共只有四俄里路。夫人，我去了府上，您不在。令弟告诉我，您去谢苗诺夫卡村了，令弟打算去大田看看；

① 即拉松斯卡娅。达莉娅是名字，米哈伊洛夫娜是父名。

我就跟他一块儿来了，来迎接您。是的，夫人。不胜荣幸！”

这个年轻人讲得一口俄语，纯正，准确，但是带点外国腔，至于是哪个国家的腔调就难以辨别了。从外貌来看，他有几分亚洲人的味道。长长的鹰钩鼻，呆滞的蛤蟆眼，红红的厚嘴唇，平削的前额，漆黑的头发——这一切都表明他属东方血统，可是这个年轻人却姓潘达列夫斯基^①，自称祖籍敖德萨，虽然他是在白俄罗斯某地由一个好心的富孀出钱供他求学的。再由另一个寡妇替他谋得一个差事。总之，凡徐娘半老的太太都乐于关照这位康斯坦丁·季奥米德奇，因为他善于逢迎她们，博取她们的欢心。目前他就住在那个广有家财的女地主达莉娅·米哈伊洛夫娜·拉松斯卡娅家里，地位介于养子和食客之间。他待人极其温和，极其殷勤，善解人意，暗地里则十分好色。他嗓音悦耳，钢琴弹得相当不错，此外还有个习惯，跟人说话时总是把眼睛盯住对方。他衣着整洁，一套衣服能穿非常之久，宽阔的下巴总是刮得干干净净，头发也梳得纹丝不乱。

亚历山德拉·帕夫洛夫娜听他说完后，掉过头去对她弟弟说：

“今天我老是碰见熟人，刚才我还跟列日涅夫^②谈话来着。”

“噢，跟他！他准是驾车去什么地方吧？”

“可不，你想象一下，驾着两轮轻便马车，穿一身像麻布袋一般的衣服，浑身上下全是尘土……真是个怪人！”

“是的，也许有点儿怪，然而他是个非常好的人。”

“二位说谁？列日涅夫先生？”潘达列夫斯基问，好像很是吃惊。

“怎么，正是米哈伊洛·米哈伊雷奇·列日涅夫，”沃伦采夫回答说，“好了，姐姐，待会儿见，我得去田里看看，正在给你播种荞麦。潘达列夫斯基先生会送你回家……”

① 这是俄罗斯人的姓。

② 即米哈伊洛·米哈伊雷奇的姓。

说罢，沃伦采夫策马离去。

“真是三生有幸！”康斯坦丁·季奥米德奇高声说，随即把手臂伸向亚历山德拉·帕夫洛夫娜。

她挽住他的手臂，两人沿着通往她庄园的道路向前走。

能同亚历山德拉·帕夫洛夫娜挽臂同行，康斯坦丁·季奥米德奇显然乐不可支；他迈着碎步，喜形于色，那对东方型的眼睛甚至泪水汪汪，不过这在康斯坦丁·季奥米德奇来说是常见的事，他这人动辄就会感动得流泪。不过话要说回来，挽着一个如此绰约多姿的年轻女子，谁人不乐？提起亚历山德拉·帕夫洛夫娜，全省的人都会异口同声地说，她是迷人的，全省的人说的并非溢美之词。单凭她那笔直的、鼻尖儿稍稍翘起的小鼻子，就足以使任何一个男人为之神魂颠倒，更不用说她那双天鹅绒般的褐色明眸、浅黄色的发丝、丰润的双颊上的一对酒窝以及其他种种美色了。但是最美的还是她娇柔的脸蛋上的表情：那么坦诚，那么和蔼，那么温顺，令人不能不为之动容，不能不为之着迷。亚历山德拉·帕夫洛夫娜的眼波和笑靥像儿童一般天真；太太们无不认为她为人没有城府……如此丽质，还有什么可企求的呢？

“您是说达莉娅·米哈伊洛夫娜派您来见我？”她问潘达列夫斯基。

“是的，夫人，是主母派我来的，”他回答说，把俄语 C 的发音念成英语的 th，“主母希望您今天过去用午饭，吩咐我务必要请您……主母（潘达列夫斯基说到第三人，特别是贵妇人时，总是严格地使用尊称），主母在等一位新客人，她一定要把他介绍给您认识。”

“是谁？”

“一位姓穆费尔的男爵，彼得堡的宫廷侍从。没几天前，达莉娅·米哈伊洛夫娜在加林公爵府上认识了他，主母对他赞不绝口，称他是个可爱的、有学问的年轻人。男爵先生对文学也深有研究，更确切地

说……啊，您看，多么漂亮的蝴蝶！……更确切地说，对政治经济学深有研究。他写了一篇论文，谈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想拿来请达莉娅·米哈伊洛夫娜指教。”

“政治经济学论文？”

“就文字角度加以点拨，亚历山德拉·帕夫洛夫娜，就文字角度。我想，您是知道的，达莉娅·米哈伊洛夫娜是这方面的行家。茹科夫斯基^①经常和主母切磋文字，连我的恩公，住在敖德萨的乐善好施的罗克索朗·梅季阿罗维奇·克桑德雷卡^②他老人家……您想必知道他吧？”

“一点也不知道，从未听说过。”

“这么一位大名鼎鼎的人物，您从未听说过？不可思议！我想说的是，连罗克索朗·梅季阿罗维奇对达莉娅·米哈伊洛夫娜在俄罗斯语言方面的造诣也钦佩不已。”

“这位男爵不是个书呆子吧？”

“哪里的话，夫人，绝对不是；恰恰相反，达莉娅·米哈伊洛夫娜常说，一眼就可看出他是个风流倜傥的才子，谈起贝多芬来入木三分，如数家珍，连老公爵都听得眉开眼笑……说实话，我也盼着一聆教言，因为音乐是我的本行。请允许我摘下这朵漂亮的野花奉献给您。”

亚历山德拉·帕夫洛夫娜接过花，走了才几步，就把花扔在路边了……他俩已走到离她家至多不过两百来步的地方。宅第是不久前落成的，粉得雪白，绿荫丛浓的老椴树和槭树间，露出一扇扇宽大、明

① 茹科夫斯基(1783—1852)，俄国浪漫主义诗歌的奠基人。

② 据俄文本编者称。此处系隐射斯杜尔查·亚历山大·斯卡尔托夫斯基(1791—1854)。他是蒙昧主义者，亚历山大一世时的外交官，著有一系列研究宗教和政治问题的书籍。作者似系讥嘲刊于《敖德萨通报》上的一篇札记：《亚·斯·斯杜尔查的生平和著作简介》。

亮的窗子，像是在欢迎客人光临。

“夫人，我该怎么回禀达莉娅·米哈伊洛夫娜？”潘达列夫斯基问，心里颇为他献上的那朵小花的遭遇感到委屈，“您会赏光过来用午饭吗？主母请令弟也来。”

“好的，我们来，一定来。娜塔莎^①好吗？”

“感谢上帝，娜塔莉娅·阿列克谢耶夫娜身体挺好，夫人……瞧，我们已经走过了去达莉娅·米哈伊洛夫娜庄园的岔路口，请原谅我失陪了。”

亚历山德拉·帕夫洛夫娜站停下来。

“您难道不上寒舍去坐坐吗？”她以迟疑的口吻问。

“我巴不得去呢，可我生怕误了事。达莉娅·米哈伊洛夫娜要听塔尔堡^②一支新的练习曲，所以我得赶着回去练练，熟悉一下。再者，说实在的，我还生怕我这么东拉西扯会让您生厌。”

“哪里话……怎么会……”

潘达列夫斯基舒了口气，似含深意地垂下了眼睛。

“亚历山德拉·帕夫洛夫娜，再见！”他沉吟片刻之后说，鞠了一躬，往后退了一步。

亚历山德拉·帕夫洛夫娜转过身，回家去了。

康斯坦丁·季奥米德奇也转过身，回他住所去。他脸上原来那种甜媚之态一变而为一副自命不凡的、几近铁板的表情。甚至连他的步态也变了，现在他昂首阔步，着地有声。他这么走了约摸两俄里，无拘无束地挥舞着手杖，突然间又咧开嘴笑了，原来他看见路旁有个长得相当俏丽的村姑，正在把几条小牛犊从燕麦地里撵出来。康斯坦丁·季

① 即下文娜塔莉娅的昵称。

② 塔尔堡(1812—1871)，奥地利钢琴家、作曲家，一八三九年曾到俄国巡回演出，极受欢迎。

奥米德奇像只猫似的蹑手蹑足地走到她身边，跟她搭讪起来。那村姑起先没作声，涨红了脸，咯咯地笑，后来用袖子掩住口，扭过头去，低声说：

“走开吧，老爷，真是的……”

康斯坦丁·季奥米德奇举起根手指威吓她，要她给他采矢车菊。

“你要矢车菊干吗？怎么，编花环用？”村姑不肯给他采，“走开吧，真是的……”

“你听我说，我的可爱的小美人儿。”康斯坦丁·季奥米德奇刚开口说。

“走开吧，”村姑打断他，“瞧，少爷们来了。”

康斯坦丁·季奥米德奇回过头去一看，达莉娅·米哈伊洛夫娜的两个儿子万尼亚和彼佳，果然正顺着这条路奔过来，他俩的教师巴西斯托夫，一个大学刚刚毕业的二十二岁的年轻人，走在后面。巴西斯托夫身材高大，其貌不扬，大鼻子，厚嘴唇，一双小眼睛像是猪眼，他不但不英俊，而且显得笨手笨脚，然而为人诚实、正直、善良。他不修边幅，倒不是为了赶时髦，而是因为懒；他喜欢吃，喜欢睡，但是也喜欢好书，喜欢热烈的交谈，同时打心底里憎恶潘达列夫斯基。

达莉娅·米哈伊洛夫娜的孩子都崇拜巴西斯托夫，可一点儿也不怕他，她家其余的人也跟他亲密无间，女主人对此不太高兴，尽管她一再声称，她这人绝无门第偏见。

“你们好，我亲爱的孩子们！”康斯坦丁·季奥米德奇说，“今天你们这么早就出来散步了！不过我，”他掉过头来对巴西斯托夫说，“出来得更早，我这人的癖好就是欣赏大自然的景色。”

“我们已看到您是怎么欣赏大自然的景色来着。”巴西斯托夫嘟囔说。

“您是个实用主义者，天晓得您这会儿想到哪儿去了。我了解您！”

潘达列夫斯基跟巴西斯托夫一类的人说话时很容易发火，这时他